

在我的记忆里,读书这件事总是与食物连在一起。某个青春期的冬天漫长难熬,日子虽然平平稳稳,但自己觉得百般不如意。想了半天,决定自虐,方法就是找一本图书馆里最厚的书来读。

那天,我在上海图书馆高高的书架上一眼挑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不但书名这么莫名其妙,这么长,连作者的名字都像绕口令,还有比这更适合自虐的书吗?没有想到,这本书出奇地好看。我记得那年冬天,每天早早起床,从冰箱里偷一块爸爸带回来的重芝士蛋糕,再带上厚厚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躲到奶奶的房间慢慢看。芝士蛋糕的碎屑落在书里,有的被我随手拍掉了,有的像雪片融化其中。那股味道很浓很厚,像书里那个积雪很多的地方。再后来读黑塞的《荒原狼》,薄薄的书读起来有点像外国版《狂人日记》,让人心里发凉。正好那天妈妈做了一大锅上海人称为“烂糊面”的东西,就是特别软的面条配上带着勾芡的青菜和肉丝,是每个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comfort food。稀里哗啦喝下去,胃渐渐暖了起来,心也暖了。

大学时代,我开始写关于食物的童话,由此也发现了一个纯粹由想象力驱动的世界。再后来,我成了一名纪录片导演,这个身份让我有机会深入上海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得以窥见我本来不了解的普通人生活的一面,并且陪伴他们一起走过一段人生之路。有一阵子,我也拍了许多关于食物的纪录片,让我对食物的气质、它所承载的情感、与食物有关的人的生活这三者之间会产生哪些化学反应有了更多感触。我通过食物与世界交流,也同自己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真正的自己,而这其实也构成了这本小说集的主题。

这本书里第一个正式诞生的完整中篇故事是《菜肉馄饨》。2019年的夏天,我感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细菌性肺炎,需要抗炎治疗三个星期,每天去医院报到,打一个多小时的点滴。吊水的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了一个在大脑后台其实已经运行了一年多的故事,并且决定把它写下来。

前些天逛书店买了两本书:莫言散文集《不被大风吹倒》和加西亚·马尔克斯遗作《我们八月见》。

两位“诺奖”作家的作品都有我熟悉的气味,他们的多部代表作,我都曾研读,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前阵子应某杂志之邀,我为读者作了解构分享。莫言先生的书,因我们皆有乡村生活和从军经历,阅读起来就有了几分早熟与晚熟的分辨。回家后,躺在沙发上,迫不及待地打开《不被大风吹倒》,先扫了几眼目录,似曾相识的感觉明显,有的标题竟让我条件反射到他的其他著作内容里。

过时时日,我又打开书,选择性地读了开篇几则短文,感觉来了。“风”在莫言笔下像一个隐秘的寓言,暗藏锋利的时代划痕。他写到风中神、风中的人和故乡等,尤其是他写到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面对喧嚣与真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金莹



序跋精粹

凌仕江

不被大风吹倒

实,自己所持有的“心如巨石,八风不动”给我印象深刻。所谓“八风”指利、衰、誉、毁、称、讥、乐、苦,四喜四悲,风口浪尖,承受住的人都不是凡人。

刷到过一个视频,王安忆老师接受记者关于作品与“现实”的采访,她讲自己的文学创作基于写实派,习惯取材现实再进入创作,不像她佩服的天才作家莫言,可以天马行空。合上书,忽然心有所感:就文学创作规律而言,“快”和“慢”,“多”或“少”,都难求不得,我们要遵循人生成长的自然与必然规律;尽可能不重复自己,更不要重复他人;无条件接受上苍对你的恩赐;绝不许拔苗助长。我警告自己,在自愿选择的文学世界里,要经得起岁月的考验,敬畏时间长河里的“缓慢”流淌与等待,不要在所谓捷径中,强迫自己写下不真实的内心状态。

此文尚未收笔,微信传来卫锋消息:仕江,我这边风大雨大,今晚的文友聚会,我就不过来了。抱歉!这是八月行将被水

来。于是,趁着那三个星期的病假,我每天上午去医院,午睡起来后开始写一个父亲给儿子相亲的故事,每天写一个多小时,一千多字。故事的主人公老汪是一个典型的上海男人,顾家、爱妻、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生活朴素,但骨子里又有追求精致的一面。馄饨本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点心,是不想做菜烧饭时随便打发一顿的主食。但我也见过很多上海人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神,把一碗普通的馄饨做得堪比一顿大餐。老汪这个人杂糅了我在拍纪录片时遇到的很多上海老人的性格特点。他其实是一个在寻找自己是谁的人,所以可能在无意识中,我把对于自我的那部分探索也投射在了他身上。等到那三个多星期的肺部抗炎治疗结束,我的小说也差不多写好了,并最终发表在2020年7月的《上海文学》杂志上。在杂志发表后,我把它改编成了一个电影剧本,并且获得了促进上海电影发展专项资金2020年度青年编剧剧本创作资助。然后,在命运眷顾下,它真成了一部电影,而我也成了这部电影的编剧。

在小说《菜肉馄饨》后,我又写了更多的中篇,最后一个字写于2025年的夏天。这些故事的发生地全部是上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是通过食物书写上海这座城市和生活在里的人。这些食物虽然普通,但绝不草草了事;即使精致,也绝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它们拥有各自的特点,又契合着其所属的时代与发生故事的人之间彼此映照。我一直觉得上海是一座韧性很强的城市,这种韧性可能来自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也可能来自一种对于精神性的追求。虽然它拥有这么多的摩天高楼,但它的底色却一直是温暖、坚韧和包容。

所以,如果食物和其代表的物质世界是我想通过这本书与世界沟通的通行证,那么文学及其代表的精神世界则是我暗藏给读者的密码。这本书记录了一群人可以怎样被食物改变,同时被文学拯救。(本文为2025年10月出版的小说集《菜肉馄饨》后记,有删改)

深火热的鬼天气带走所剩下的最后三天,我知道文友约定的文学烧烤谈今晚不会被取消。不到60秒,我家性回复道:我这边一颗雨籽也没打,你那里风雨再大总会停歇,来吧,你不会被大风吹倒!

申城这片土地本就与丝竹有缘。自清代便有琵琶名手鞠士林创立浦东琵琶派,及至20世纪,又有钧天乐社、上海国乐研究会等丝竹团体扎根于此。如今,丝竹传统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承续,难忘那日在上海音乐厅内,听吴蛮与上海长桥江南丝竹乐团如何以新茶陈酿待友,共度“乐逍遥”。

茗茶与丝竹相配极为合宜。若你曾路过长三角一带古镇老街上的茶馆儿,应对那“偶向梧桐暗处闻”的声音留有几许记忆。今天的吴蛮同样带来了“自造的新茶”,不同的是,这茶滋养的并非口舌,而是满场听众的耳朵。

吴蛮师从刘德海先生,刘先生以一曲《听茶》乐声写茶,堪称经典。而吴蛮之“茶”与之不同,其并非在刻画茶之意象,而是从如茶般醇厚的中国传统音乐中取材,烘焙出她的“茶语”。上半场音乐会为吴蛮的琵琶独奏,她创作的《江流天地》率先奏响,点线颗粒间,吴蛮似于山巅漫步闲游,用指尖的自在弹挑铺设开“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音

随舒缓的节奏归于沉寂,回头找同船的游客,大多不见了踪影。许是竹筏上没有卫生设施而各奔所需去了吧?我再次掏出速写本,站在护栏边作静态写生,那透着绿又泛着青的

在漓江,想起钱起名句

喻军

山峰,仿佛都打起了精神,变得富有表情了起来。忽然,脑中有如电光石火一般,跳出中唐诗人钱起的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省试湘灵鼓瑟》)来,不正与眼下之所见、所感情境互通吗?“余音”者,“曲终”也;游客“各奔所需去了”正是“人散”。至于“打起精神来的”诸峰,更与“江上数峰青”的意境契合。钱起的妙句,如有神通般地映现眼前了。

以后我在各地、各国的游历中,常感与钱起诗境相合者。只不过场景切换到了“云中”(黄山)、“太湖”(洞庭西山)、“狼五山”(南通)、黄石国家公园(美国)、富士山(日本)、云顶高原(马来西亚)等处。尤其在雨

霁初晴、登高览胜之时,钱起的诗境恍若在场,以至于没有其他的名句可以替代。钱起何人?唐“大历十才子”之首也,湖州长兴人。五言排律《省试湘灵鼓瑟》是其应试之作,写的是湘水女神在江边鼓瑟,对葬于苍梧的夫君舜帝表达无尽的哀思。传说钱起凭此诗中了状元,我以为然,此说法源自《唐才子传》,并不严谨,但钱起凭借此诗进士及第,恐无争议。唐代科举实行“诗赋取士”,开元、天宝年间,发掘出如祖咏、储光义、王昌龄、常建、王维、刘长卿、萧颖士、李华、岑参等大才子。然策论、帖经也要考的,恐非诗人的强项,故仅凭一首诗即中状元儿无可能。而钱起此诗虽有两个“不”字犯了重字,由于尾联实在出彩,主考官李时认为瑕不掩瑜,依然擢为诗赋头名。钱起这辈子,也算是“好句用在了刀刃上”,后此诗还被当作试帖诗(也叫“赋得体”)的范例。那么,这两句诗究竟好在哪里?妙在何处?个人认为好在“微妙”二字上。以“曲终人不见”反衬“江上数峰青”,构成不露痕迹的语境转换。“青”在这里既是形容词,也当动词用,让人恍觉江上诸峰也如听曲者,有色彩强弱或表情变化,既有虚灵之美,也是诗意的提纯和诗美学的延伸。

说起来也是有缘,去年我游长兴,路过雉城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台基山遗址公园。那里大树葳蕤,芳草如茵,却并无任何史前遗迹,只矗立一块石碑,显示这里便是史前遗址。石碑无甚可观,却一眼瞥见远处树丛中有尊古装人物石像,趋前一看,竟是钱起。一块大理石底座上,钱起大袖宽



穆桂英挂帅 (设色纸本) 朱刚



新茶陈酿自逍遥

杨晓阳 (上海音乐学院)

品等修复,仍能从细腻的音色中深酌几口古意。近代以来,中国民间弹拨乐已哺育出一批“经典”名作,在古曲与新作之外,吴蛮且奏《大浪淘沙》与《虚籁》,为听友们续上第二杯陈酿,同时在整场的曲目设计上酿出更为立体醇厚的酒香。桂气隐匿在前曲那撷分技法所带出的音腔中,亦淌于后曲中以左手拢、捻奏出的“蛮意”音响里。

两杯过后,吴蛮、范临风与百年长桥丝竹乐团携手,奉上了一场更为酣畅的丝竹宴飨。《欢

襟,身姿颀长,呈风骨凛凛的文士模样。不过煞风景的是,紧邻钱起像的左侧长椅上,正四仰八叉地躺着一位鼾声如雷的中年男士。由于取景受限,只好把钱起石像拍成竖长形,事后还略作修剪,虽说效果不佳,也算不枉此游,权当筐中留个资料。

钱起字仲文,初为秘书省校书郎、蓝田县尉,后任司勋员外郎、考功郎中,代宗大历中为翰林学士。钱氏系唐时名门,大书法家怀素在《自叙帖》中有“从父钱起”一句,什么意思?即怀素是钱起的侄儿。他10岁出了家,俗姓钱,字藏真。世人多知其法名而少知其俗名,故很少知道他与钱起的叔侄关系。而“从父钱起”四字,不难看出他对这位长辈充满敬意。钱起也曾诗中提及怀素这位侄儿:“释子吾家宝”,对怀素的激赏之意溢于言表,引以为钱氏家族门楣之荣耀。

对诗人而言,能有一句见称后世者,千人难遇一尔。虽说钱起存世诗作四百余首,不能算少,也不算太多。然仅凭这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便足以在英英如云的唐人诗群中,位列“麟角”之流。而我的漓江之行,正可谓无意中触发了有关此诗的记忆“开关”,名句一跳将出来,即与漓江山水形成一种审美的闭环。且在我思绪的展开中,唤起所有似曾相识、兴之所至的灵性体验。



夜光杯

乐歌》《熏风曲》《行街》等“江南丝竹八大曲”之代表曲目被接连奏响,琵琶、笛、箫、箏等乐器在协作中声部不断叠合、接续,配合默契,于乐器的“嵌档让路”中形成横纵声部的呼应。由鼙鼙老乐师所奏笙、三弦声部亦能听出其对乐器色彩的老到把控。在骨干音的组合、打散、重组中,在核心音调的循环往复中,半即兴的丝竹乐队在频频攀谈,在与上半场独奏不同的音响空间感中,递上了数杯“陈年风味”的甘酿。曲罢,掌声未歇,遂作《紫竹调》返场。

这夜,我们饮新茶与陈酿言欢。在古谱今奏与老器新声中,吴蛮如津梁般衔接古今,把控着传统弹拨独奏乐器与丝竹合奏乐种、古曲与今意间的协和。从“蛮自在”到“蛮逍遥”,她一直在以“玩味”之姿,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出发,摆向世界音乐的远方。

夜光杯青年写作计划与艺术节学生观摩团 责编:吴南瑶

明起请看一组《团结创造新征程》,责编刘芳。